

中学生文学之友 ①



寒雀



云 雀

中学生文学之友①

★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4.25印张 120,000字

1931年11月第1版 1931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71,000册

书号 10111·1312 定价 0.39元



飞 (国画)

詹忠效

一九八一年十二月

① 中学生 文学之友 云雀

小说

- 21 捉鳖记……………陈伯坚
29 豆芽菜……………戴厚英
3 鬼 亭……………岑 桑
38 希 望……………苏 醒
45 我这一生的转折点……………(英译)
世界文学巨匠
51 永久的孩子……………斯 平
读书
68 灿烂的生命火花……………曹 磊
71 刘石经的故事……………赵仲邑
73 聪明者的读书法……………刘逸生
77 苏东坡为何跑到海南岛……………曹思彬

作家的青年时代

- 79 《长夜》和我的学生生活……………姚雪垠
82 十块钱麻花……………郁 茹
87 甘为文学献身的人……………杨晓青
90 青年作家王亚平……………李景泰
92 王杏元和他的老师……………许桂桑
成才篇
103 失学十年读书十年……………王 力
100 王力先生的青少年时代……………仲 任
104 三只天鹅与三个王子……………李静荷
109 一把高胡二条弦……………水 华
蔷薇园
112 梧桐及其它……………左 泥

37 美的交流……………吴永祚

114 致语言污染病患者……………刘 征

海外文摘

115 失踪的《教士》……………子健节写

文艺拾趣

111 狱中写书的人

插图

洪斯文、汤集祥、詹忠效、卢德平

苏 华、梁铭添、刘仁毅、彭爱莲

陈万祥、许钦松

《致云雀》……………雪 莱

歌曲

美好的时辰……………瞿琮、马国华

你好啊，欢乐的精灵！
你似乎从不是飞禽，
从天堂或天堂的邻近，
以酣畅淋漓的乐音，
不事雕琢的艺术
倾吐你的衷心。

向上，再向高处飞翔，
从地面你一跃而上，
象一片烈火的轻云，
掠过蔚蓝的天心，
永远歌唱着飞翔，
飞翔着歌唱……

——雪莱《致云雀》

2. 2. 1. 1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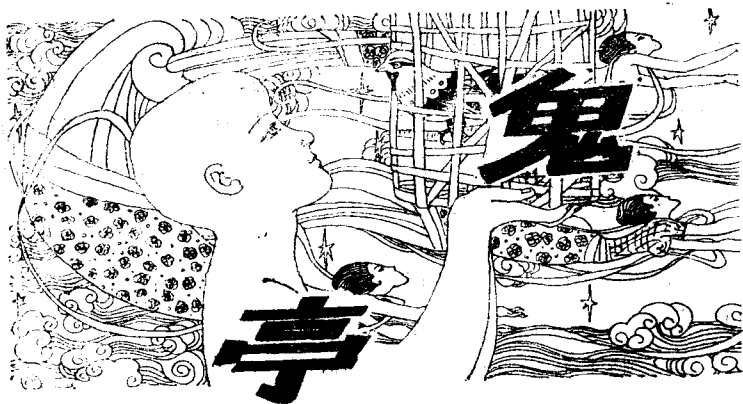
1. 1. 1. 1.

1. 1. 1. 1.

1. 1. 1. 1.

1. 1. 1. 1.

1. 1. 1. 1.



岑 桑

这个发生在四十年前的故事，是一个又美丽又残酷，又可爱又叫人心酸的故事——

· 我逮住了一只画眉崽 ·

要是你不曾亲自见过，才想象不出珠江三角洲的春天究竟有多美呢！

春天来了！那纵横交错的河汊和那星罗棋布的鱼塘，碧波荡漾，显得丰满而富足。啊，那蓝天、白云！那飞扑的粉蝶和喧嚣的彩鸟！那一丘丘翠生生的桑基、蕉林、蔗地、果园……。这是一个多么清新、安谧的世界啊！这平展展的一方之地，永远都象是刚从水中捞起，又在瞬息间被风吹干了似的，连空气也好像因为经过过滤而变得份外新鲜了。

一场春雨刚过，铜盆一般的朝阳为我们这个小小的村庄带来了一个金色的早晨。我挽了个小竹篮，蹦蹦跳跳地往一丘绿油油的桑基走去。那些吸足了水份的桑叶长得多壮呀！我钻进了桑枝行间，又浓又密的叶子便把

我严严实实地遮住了。啊，一颗颗深紫色的桑葚，胀鼓鼓、亮晶晶的，挂满了桑枝。大自然这丰盛的赐予，叫我心花怒放，顾不得残留在密集的桑叶上的雨水沾湿衣衫，只管一边急急采摘，一边把最熟最大的桑葚往小嘴巴里塞。那酸酸甜甜的果汁，灌得我满意足极了。

我正吃得津津有味的当儿，头顶上忽然传来几声鸟啼。浓密的桑叶遮住了我的视线，我看不见那鸟儿的踪影，但我听出了它的鸣声有点儿惊惶，好象遇到了什么急难。正当我凝神谛听的时刻，一只黄褐色的小鸟扑楞楞地跌落在离我只有两三步远的桑枝行间。

啊，画眉！画眉！一只会唱歌的画眉鸟！我连忙放下篮子去捉鸟。可这鸟儿十分机灵，拍打着翅膀，呱呱喳喳的叫着，连扑带走，敏捷地窜进密密麻麻的桑枝丛中去了。我哪里肯舍，立即循着鸟儿凄厉的叫唤声，拨开桑枝追去。追了好一会，滚得一身泥巴，浑身都湿透，才把鸟儿逮住了。这是一只画眉崽呢！小画眉在我的手掌里挣扎着，凄凉地啼叫着，那双小小的眼睛不停地开合着。它一定又痛苦、又惊慌了。啊，小画眉，你为什么飞不起来了？我仔细地检查了它毛茸茸的身体，发现它的一只翅膀有一道还带着血痂的伤痕。我认得出来，这是旧伤，它一定是因为旧伤未愈，飞得不大有力，这才扑楞楞地掉下来的。哈哈，我算是走运了！居然逮住一只画眉崽，这是鸟类王国里出色的歌手呢！啊，小宝贝！我一定会编个漂漂亮亮的小笼子把你养起来，让你舒舒服服地吃上最好吃的东西，因为我知道你会给我唱最美妙的歌的。看见小画眉那副可怜样子，我感到有点儿心伤。我摩挲着它沾湿了的羽毛，在它那只创伤未愈的翅膀上吻了一下。“可怜的鸟儿哪，让我们做个伴吧！”如果鸟儿也懂人语，我一定会这样对它说的。可它什么也不懂，只管呱呱喳喳的在我的手掌里挣扎。正在这当儿，一只小狗汪汪吠着，窜进桑枝丛中来了，转眼间，这只生猛的脱毛小狗已经扑到我跟前，向我直吠，跃跃欲试地要扑过来，攫夺我手里的小画眉。我连忙把鸟儿搂在怀中，向小狗厉声斥喝。我懂得狗的脾性：要是我这时慌慌张张地躲避，狗的胆子一壮，一定会追上来咬我几口的，所以我站着不动，小狗在那个方向吠叫，我便面向那个方向。狗对于敢于面对着它斥喝的人，总是不敢贸然进攻的。当我和这虚张声势的小狗相持不下

的时候，有个模样儿有点粗野的孩子拨开桑枝走来了。这孩子年龄和我不相上下，有十二三岁的样子，大眼睛，光脑瓜，但骨架子略觉瘦小；他光着胳膊，赤着双脚，穿一条短得不能再短的牛头裤，手里挽着一个编造得很粗陋的鸟笼子。

“把画眉崽还我！”他圆睁着眼睛，冲着我用命令式的口吻说。

看这孩子的一副野样子，加上他那好象对世界上的一切都不予信任的神情，叫我不能不畏惧几分。但我还是努着嘴表示反对：

“不！这鸟儿是我逮的！”

“是我放的！”他虎彪彪地瞪着我。

“我逮的！”

“我不放它，你能逮着？快给！”他冲到我跟前，眼看就要动手抢了。

我下意识地把握住鸟儿的手放到背后，用带有几分敌意的目光凝视着他。我虽对这野孩子畏惧几分，但看他骨架儿小，自重未必不是他的对手，便壮起胆子，表示决不退让：

“不给！谁能证明这画眉崽是你的？你能叫它喊你一声老爹吗？”

“说我的就是我的！”他吼了起来，生崽小狗也在一旁瞎吠叫，为它的小主人助威。

“凭什么说是你的？”

“凭这个！”他把鸟笼举到我的鼻子尖，说，“你瞧，笼门还开着！这画眉崽是我放生的。我以为它翅膀上的伤已经好了，打开笼门让它飞。哪晓得它还不够劲，飞出不远，便掉下来。为了要把它逮回来多养几天，害得我追了几丘桑基……”

“你为什么要放它？”

“为什么？嘿嘿！”他冷冷地笑了笑说，“这是一只被人用鸟枪打伤了的画眉崽，是我把它捡了回来，编了笼子把它养起来的。没娘的崽是怪可怜的。我想这画眉崽一定在盼鸟妈妈啦！我是让它找鸟妈妈去的。快把鸟儿给我吧！我要再把它养几天，让它的翅膀全好了，才放它飞走！”

我有点儿被打动了。这个粗野的孩子这时的眼神显得多么善良而真挚呀！

“你养它，为的是把它放生？”说着，我迟迟疑疑地抱小鸟从背后挪到胸前。这小鸟还在我手中挣扎，但已变得安静多了，它已经筋疲力竭了。

“可不！”他乐呵呵地笑道，“让它在树林唱，在天空唱，不是要比在笼子里唱还要好吗？”

我被他这开朗的感情所征服了，寻思了一下，然后把鸟儿捧到他跟前：

“给！”

他接过鸟儿，轻轻把它放回笼子，关好门，开心地笑了。

“要是怕我骗你，”他斜睨了我一眼说，“再过五天，来看我怎样把它放生吧！再过五天，这画眉崽准能飞了。”

“往哪里去找你呀？”

“往我家！”

“你家？”

“可不！我家在鬼亭。”他说：“知道鬼亭在什么地方吗？到了鬼亭便可以找着我了。”

这野孩子说罢，又朝我笑了笑，便拨开桑枝往回走，那只生螭小狗摇着尾巴，忠顺地跟着走了，不一会便消失在桑枝丛的背后……

• 我自然知道鬼亭在什么地方 •

鬼亭吗？我自然知道鬼亭在什么地方。

古老的鬼亭座落在离我们村子约有三里路远的岔路口边，是上下三村的人们趁墟赶集必经的歇脚地。从墙基四周长满了的厚厚的青苔，就可以推知它已有很悠久的历史了。亭子有个显得十分笨重的伞形上盖，使得那四根支撑着它的方形石柱，看起来似觉得很吃力的样子。亭子有三面矮墙，全用青砖砌成。正中的墙壁有一个扇形大窗，窗子两边有一副塑在墙上的对联，对联上面的字我全都认得，上联写着“临风闻鸟语”，下联是“枕石听蛙鸣”；窗子上还有一个髹着大红大绿颜色的福祿寿浮雕图，长年累月的风风雨雨，还不曾把那上面的颜色剥落净尽。

我早就听老人家说过，这亭子原来的名字是很美的，叫桂亭，据说这

是因为亭子两旁曾经栽有许多桂树，从前在亭子里可以闻到沁人肺腑的桂花香，所以赢来了这样一个雅号。可是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这个好听的名字走了样，终于彻底湮没了，换上一个阴森森的名字——鬼亭。关于鬼亭这个名字的由来，人们的说法都是大同小异的。据说多少年前，我们村子里有六个婢女暗地里结成了金兰姐妹，她们经不住主人的虐待，相约去寻死。一天晚上，这六位金兰姐妹来到这桂花飘香的亭子里会齐了，点



燃香烛，拜了天地，便互相把辫子缚着辫子，脚上都系上砖头，互相抱头痛哭了一番之后，便一起跳进亭子后面那个水塘里去了。人们传说，那六个可怜人死后阴魂不散，每到凄风苦雨的黄昏，便从水塘里爬上岸来，浑身湿漉漉的，搂在一起伤心地啼哭。这无稽之谈居然也有不少人相信，都说这亭子闹鬼。自此之后，这亭子便失去了它原来那个带有香味的名字，人们把它改称为“鬼亭”……

那个从我手里要回小画眉的陌生孩子说他的家就在鬼亭，我真不大相信。嘿嘿，那个人人都说有鬼魂出没的地方，谁敢去住？！莫不是他开我的

玩笑？为了要看看他说的究竟是真是假，五天后的一个晌午，我真的走到鬼亭去了。

鬼亭瓦顶上的杂草越长越密，越长越长；一面墙壁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裂缝，开始有点倾斜，变得老态龙钟了。鬼亭在我心目中象个孤苦无依的老人，怪可怜的。啊，鬼亭！你究竟是可怕还是可怜呢？抑或是又可怕又可怜呢？你真的可以成为那个瘦小孩子的家吗？

在鬼亭里，我看不见那个我要找的孩子，只见亭子的一个角落里，铺着一张破草席，席子上有一块分明是用来当做枕头的青砖，旁边放着一个装着杂七杂八家当的大桑箩。在另一个角落里，有一个用三块石头砌成的火灶，灶里的炭火还带着热气，飘起袅袅余烟；灶上架着一个被火烟熏得黑呼呼的瓦锅，蒸发着带有桉树叶气味的水蒸汽……。这果真是一户人家呢！啊，瞧那边墙上还挂着个竹鸟笼！我走近一看，认出那画眉崽来了！这小鸟儿蹦蹦跳跳，还不住地啼啭，看来它翅膀上的伤已经全好了。这小鸟儿的存在，毫不含糊地证实这鬼亭的一角，真的成为那个陌生孩子的家了。那么，这个家的主人呢？我想用我尖利的嗓子把他呼唤，可是我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呢！

我爬上亭子里紧挨着正面墙壁的石条凳，探头出那个扇形大窗四下张望。在我眼前展开的是鬼亭背后那个大水塘。

呵呵，大水塘今天显得有多美呀！这水塘的四周长满了蒲公英、马兰草，还有金银花和矢车菊。塘里的水涨得满满的，从小河里漂进来的那种土名假水仙的水生植物，在塘里放肆地蕃衍，长得十分茂盛，简直把整个水面都占尽了。要是它们都不长花，那么，这一大片水面看去就象是一幅翠绿色的又大又厚的地毯；但是，它现在象什么呢？你瞧，满塘都是花呢！红色的、紫色的、白色的花朵都一齐怒放了，使这个水塘一下子变得出奇美丽。啊，今天的这个地方象什么呢？我说不出。我被这个瑰丽诡奇的境界所震惊了。这莫不是神仙故事里说的那个令人忘忧的乐园？怪不得人们管它叫水仙湖啦！它是该有个美丽的名字的。水仙湖！水仙湖！多美丽的名字，多美丽的地方啊！唉，那个令人心酸的六安投水的故事，为什么偏要在这样一个可爱的地方发生呢？啊，美丽的人间！丑恶的人生！这

两样东西为什么往往是恶作剧般的捉对儿并存的呢？面对繁花似锦的水仙湖，想起那六位曾经沉落湖底的苦命姑娘，我迷惘了……

忽然，我被一阵沙沙水声所吸引。循着水声，透过一丛密密麻麻的狗尾草望过湖的对岸，我看见有个孩子正蹲在一块形状象只大蛤蟆的赭色石头上。对啦，正是他！正是我要找的那个野孩子！他正在水仙湖边用虾缙捞虾毛呢！那只与他相依为命的小狗懒洋洋地趴在他脚下看风光。

“喂！”我向他高声呼唤，和他隔湖相望。

“喂！”野孩子认出我来了，站在蛤蟆石上回应了我，向我挥挥手。

我和他，隔着一个辽阔的、开遍了灿烂的鲜花的湖面互相招呼着，彼此都仅能认得出对方，看得见对方脸上的笑意。我们两个，在桑枝丛中因一只画眉崽而打过交道，又因为那只小鸟儿而在这仙境一般的地方相会，并且互相谅解了，就这样子交上朋友了。

我的小朋友跟我打过招呼，立即从水里收起了虾缙，挽了个小竹篓沿着水仙湖边走回来了。他一回到鬼亭，放下手里的东西，便指着挂在墙上的鸟笼对我说：

“瞧，画眉崽全好了！多肥壮呀！”

“你真的要放走它？”

“可不！”他瞟了我一眼说，“难道我要骗你？让它吃一顿饱饱的，就放给你看。”

说罢，他从小竹篓里倒出一撮生蹦活跳的小虾毛，放进鸟笼里。那小画眉一看见小虾毛，便兴奋地啄食着。它一定没尝过这样丰盛的午餐了，不一会便把笼子里的虾毛啄个精光。待鸟儿撑胀了肚皮，鬼亭的小主人便一手把鸟笼高举过头，一手拉开笼门。只见小鸟儿啼啭了几声，蹦跳了几下，象是向自己的恩主道谢似的，然后欢快地扑到笼门，唧的一声，展翅飞走了。

这举动，在我看来是十分壮观的。我还不曾见过一个象这样子慷慨的孩子呢！你瞧，他放了一只辛辛苦苦捉来，养得胖乎乎的画眉崽，还快快活活地咧着嘴笑呢！啊，那是一副多么动人的笑容呀！这是足以使周围的一切都会因之而变得甜美的一笑啊！怪不得他那高举过头的鸟笼子也咧嘴

笑了！

“相信了吧？”他甜滋滋地向我狡猾地一笑。

我没有作声，只是呆呆地笑了。这相互的一笑，开始了我俩日后那短促却又难忘的友谊。这个以鬼亭为家的孤苦孩子，一边用桉树叶汁为他那拾来养活的生蜥小狗涂洗患部，一边和我扯谈起来。他告诉我：他叫阿亭，是早些时候从离我们村子不远那条渔村的养父家不辞而走，独个儿来到这亭子里安顿下来的。他说养父时常打骂他，常常把他揍得遍体鳞伤，所以他发誓以后不再回去了。眼下他靠一双小手养活自己：有谁给他一顿饭吃，他便为谁干活，看牛、车水、庖泥、割草……什么都来；没工做的时候，他便去捉鱼、捞虾、捕蛇、摸螺……。正象人们常说的那样，“一棵草也有一滴露水养”，这个孤苦伶仃的孩子，竟也奇迹般地活下来了。

“阿亭，”我带着钦佩的神情向他问道，“你独个儿住在这野地方，不怕鬼吗？”

阿亭嘿嘿笑了两声，说：“当初有点儿怕，慢慢也就不怕了。嗨，后来我还想找鬼来看看呢！”

我吐吐舌头：“找着了么？”

阿亭说：“没见过！连鬼影也没见过。”

“要是遇见了鬼，你逃跑吗？”

“不，”阿亭说，“鬼都是饿死、冤死的。其实他们也很可怜……”

• 从鬼亭到鬼事 •

就这样，我和阿亭交上朋友了。

生活是丰富多彩的。我们常常在一起玩耍，采水杨梅，摘水翁花，割茨实、菱角。阿亭还教我捉蛇，捉甲鱼，熏土拨鼠。这孩子简直象是个小鲁滨孙，怪不得人们管他叫“野孩子”啦！

关于野孩子阿亭的身世，我慢慢知道得多了。……听说我出生的那个年头，家乡闹饥荒，多少人只能靠吃芭蕉树、木瓜树的树茎充饥。活不下去的母亲们，往往把自己的婴孩遗弃在鬼亭里，让过路的善心人带去抚养。有

一个时候，鬼亭里的弃婴多得数不清。他们中间有的已经饿瘪了，有的奄奄一息，有的还会啼哭，甚至还会到处乱爬，爬到泥路上，爬到草丛里，爬进亭子后面的水仙湖中……。

那是个什么世界呀！除了地主老财、霸道强人，老百姓大都活不下去了，大批大批的成了饿殍。幸存下来的都变得骨瘦如柴，面无血色，在绝望中苟延残喘。惟独有个平时做媒为生的老婆子，气色依旧很好，人世间的天灾大难，好象与她不大相干似的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这个本该早就成为饿殍的孤苦老婆子，为什么居然能够活下来呢？这一反常现象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怀疑。有一天，老媒婆的秘密终于被揭穿了：人们趁着她的房顶炊烟袅袅的当儿，闯进她的家门。这时，老媒婆正在做菜。人们走过去揭开她的瓦锅，只见锅里正焖着满满的一锅肉，热腾腾的肉汤散发出一股怪味。有人喝问老媒婆锅里焖的是什么肉，她支支吾吾的回答不出来。人们在这个食人者的房子里，找到一个只余一丝气息的赤身露体的男婴，这婴孩身边有几块破瓷碗的碎片，这些瓷片血迹斑斑，分明是权充屠刀之用的。要不是人们及时发现，这婴孩就要成为老媒婆下一顿的食物了……

老媒婆不得不承认：她锅里的肉是取自鬼亭的，鬼亭成了她取之不尽的食物来源。愤怒的人们激于义愤，要把这个食人者打死。老媒婆呼天抢地，苦苦求饶，为她自己骇人听闻的罪行辩护：

“我不吃，还不是给野狗吃了……”

那个既没有被老媒婆，也没有被野狗吃掉的幸运儿，原来就是日后的阿亭。他在老媒婆的破瓷片锋刃下，死里生还，被人收养了。养父没有忘记他来自什么地方，给他起了个小名——阿亭。

花开花落，年复一年，阿亭渐渐长大了。收养他的那个人，后来觉得应该从他身上把本利都收回来，将他当作一头小牛犊般役使，他要用同那个媒婆和野狗都不一样的方式，慢慢把这个孩子“吃”掉。不甘受虐的阿亭只好逃出了家门。这个来自鬼亭的孩子，在事隔十二年之后，竟象是在人世问绕了一个圈儿似的，重又回到了那个孤零零、阴森森的亭子。

啊，阿亭！阿亭！这人世间用什么样的感情款待了你呀？然而野孩子

阿亭却总是不自量力地向那个薄待了他的世界，付出他那微薄而又真挚的奉献的。当他知道你饿着，他就会从鬼亭角落那个寒伧的瓦锅里，把也许是仅余的一个番薯拿出来递到你面前，说声“给！”你不要也得要了。要是他知道你冷着，他就会从他那个百宝箱——大桑箩里捧来一束也许是仅剩的柴薪，然后把火镰往燧石上一碰，迸出火星，点着火棉，燃着纸条，按部就班地把柴枝生出火来……。

自然是谁没有给野孩子阿亭上过品德教育课的。这孩子懂得这样做，只是因为他年纪小小，就懂得什么叫做饥饿，什么叫做寒冷，而且懂得孤独是什么滋味的缘故。

• 蛤蟆石上 •

我和阿亭交上朋友不到几个月，盂兰节来临了。

年年每到农历七月十四，珠江三角洲的农村都在过盂兰节。传说这是个“鬼”节。到了这一天，生活比较富裕的人家，便点起香烛，烧起元宝，为想象中的亡魂“烧幽”，也就是祭祀鬼魂、安抚亡灵的意思。这种习俗仪式的高潮，便是燃起爆竹，把一小撮用粘米粉加糠蒸熟了的、捏成铜钱般大小的小饼子往空旷处撒去。这一类小甜饼说是供鬼魂享用的，其实只利了穷孩子们的口腹。那些衣衫褴褛的小家伙，总是爱围着“烧幽”的人家，等待仪式的高潮的到来。爆竹一响，甜饼一撒，大家便象是一群抢啄米粒的小鸡雏那样，在地上抢着捡拾小甜饼。在这个节日里，家家户户还用稻草扎成鸟巢般大小的草窝窝，上面放着几只米粉搓捏而成的小鸭子，放到小河里任它漂流。草窝窝里的粉鸭子数目，根据这个家庭的男孩子数目而定。据说这样可以保佑家中的男孩子不会被水淹死。那一窝窝在小河里漂流的粉鸭子，虽说是用来贿赂“水鬼”的，但同样都成了孩子们猎取的对象。

阿亭已经好几天没零工活干了。这些天来，他都是靠捞虾毛过活。盂兰节那天，他搁下了虾缙，一个劲地到处去看“烧幽”，又在小河边兴致勃勃地拦截粉鸭子。这一天，阿亭取得了特大丰收，慷慨地给几位小伙伴请

了客。小小的鬼亭，变得喜气洋洋，小伙伴们简直像是过生日一般高兴。到了傍晚时分，小家伙们的肚皮都撑满了，连那只和阿亭形影不离的小狗也吃了个痛快之后，大瓦钵里还盛着满满的一钵。

“吃够了没有？”阿亭向小伙伴们问道，“还吃得下不？”

“吃够了！”小伙伴们齐声应道。

“不再吃了吧？”

“现在不吃了！”一个孩子轻声回答，暗示等一会还可以再吃。

阿亭没有听懂这个馋嘴小孩话里隐藏的意思，只见他把那只装满了小甜饼的大瓦钵捧在怀里，走到亭子后面，径直往水仙湖走去，沿着湖边，走到那块从岸边伸向湖面的蛤蟆石上，然后把瓦钵里的小甜饼一把一把地往湖里撒去。

跟在阿亭后边走的小伙伴们，被他这离奇的举动弄糊涂了，一个个都傻了眼。

“啊，阿亭为什么把好好的甜饼子给糟蹋了？”

“他为什么不把小甜饼留到明天吃呢？”

“阿亭！阿亭——！”一个小孩高声叫道，“你疯了吗？别再扔了！把甜饼子留着！”

